

厝味

■ 柯远峰

“有几间厝，用砖仔砌，看起来普通普通，时常出现我的梦中，彼就是我的故乡……”一首耳熟能详的闽南语歌曲唱了半生。小时候唱它，只觉朗朗上口，长大后唱它，才懂其中的厝味，才知故园的炊烟，是游子心头永不结痂的疤，风一吹，就隐隐作痛。

厝对于每个人来说，是遮风避雨的屋舍，也是心灵的港湾。然而厝在闽南人心中，更是一部镌刻着族群记忆的立体史书，这份掺杂着海盐与泪水的厝味，被他们反复地咀嚼……

早年为了生存，下南洋的乡亲，一身孤胆，要么靠手艺，要么靠力气，把离开故土和亲人的无奈与不舍，转化为奋勇拼搏，硬是在异国他乡闯下一片天地，就为了早日荣归故里。

儿时常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这些在侨居地的亲人，过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舒适，他们起早贪黑，省吃俭用，就想着能往厝内多寄些钱，让家人衣食无忧，头顶有瓦，还想着帮衬邻里乡亲，办校兴学……外曾祖父便是这样的人，然因劳累过度，延误病情，过早地就抱憾离世。以前的人家，头顶能有一片遮风挡雨的瓦，就是件幸福的事了。可随着一个个孩子的出生，孩子长大了又结婚生子，需要的房间也变多了。这时，盖房子成了头等大事。但农耕时代，尤其是闽南地区，土地贫瘠，许多人吃了上顿不知下顿，要想赚几枚铜钱都是极困难的事，何况是想有间厝。所以父辈那一代，不是几个孩子同父母挤一张床，就是几家孩子凑一张用木板铺搭的“床”。印象

很深的是，我小时候有一回跟堂亲一起到一个亲戚家做客，晚间留宿时，主人把大把的稻草往地上一铺，大伙儿便席地而睡了。如今已忘了那晚跟我一起睡地板的究竟是哪些人了，只记得第二天醒来，大家都笑着互相帮对方掸掉身上的稻草。

改革开放后，穷则思变的咱厝人善抓机遇，吃苦当吃补，用双手堆砌了一座座石头房。慢慢地，大家族分成了一个个小家庭，夫妻有了属于两人的房间，兄弟姐妹也有了自己的天地。特别是村里办起了工厂，大家的生活有了盼头，累积个几年，一层的厝变成了双层，这时候，儿女成人，新人进门，小家又变成了大家。

爱拼敢赢的咱厝人，总是在大浪中不断摸索前进，寻找商机。当发展出现瓶颈的时候，他们又像老一辈的乡亲，选择背井离乡，闯荡江湖。这时的厝，于老人，是依靠，对于年轻人，是牵挂。不管他们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，逢年过节，都会回到故土，与家人团聚。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尽管游子们在外地也有自己的栖身之处，更有甚者买了洋房、别墅，但心里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那故乡，都会想着叶落归根。这时，厝又浮上心头，即使老家已无人居住，还是会想办法，找机会把石头厝翻建成水泥厝。当然，这里头不乏一些兄弟，因没有多余的土地可建，而协商共同把老房子拆下来重建。兄弟一人一层，热闹又独立，也是很好的主意。

从一层多家，到一座一家，再到一层一家，不管如何，厝在，家在，亲情在，这就是咱厝人对“根”的眷恋。



从青春水壶中舀起的星光

■ 吴敦蓉

给儿子的蓝色水壶灌水时，壶嘴忽然呛出几粒干瘪的菊花。这枚掉漆的普通铝壶，竟与二十年前同桌那只水壶如同镜像——除了缺了那道被三八线磨出的月牙痕。

初三年的午后，总是被燥热与汗水笼罩，空气中永远浸透着挥之不去的汗碱味。教室里风扇吱呀转动，却难以驱散那股黏腻的暑气。同桌的蓝色水壶，总是随性地斜倚在课桌那条显眼的裂缝旁，壶身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茶渍，就好似一幅未完成的写意水墨。每当我的塑料杯见底，口干舌燥之时，她就会默契地用壶盖轻叩桌面三下，笑着说：“南普陀的泉水，分你半盏。”我知道，那其实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白开水，可神奇的是，因为壶底沉着晒干的菊花，每一口抿下，都能品出山海间的悠悠回甘，那是青春特有的清甜，纯粹又美好。

年少的我们，总有数不清的奇思妙想。我们发明了水壶的专属暗语：壶嘴朝我，是“借我笔记”；壶嘴朝她，便是“老师来了”。那些早读的清晨，她总会像个神秘的魔法师，往壶里投入新鲜事物。有时是皱巴巴的罗汉果，有时是娇艳的玫瑰花，每一次的“加料”，都为平淡的学习生活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犹记得那次月考失利，心情跌入谷底的我，对着试卷黯然神伤。她默默把水壶推到我面前，我抬起头，只见水面上悠然浮着一朵完整的玫瑰花，花瓣舒展，娇艳欲滴，她说：“喝下去，就能飘到想去的地方。”那一刻，那朵花，那杯水，如同黑暗里的一束光，温暖了我失落的心。

转学去厦门那天，天空飘着细雨，整座城市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。她把水壶郑重地塞到我怀里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嘴唇微微颤动，却什么也没说出口。我知道，那些未说出口的话，都藏在了这只水壶

里，带着她的牵挂与祝福，伴我踏上新的旅程。

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，一晃二十年过去。如今儿子的水壶，是超市里最普通的款式，不锈钢内胆光滑明亮，甚至映得出睫毛的细微颤动。我静静地站在窗前，望着儿子在小区里奔跑时晃动的壶身，他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恍然大悟，当年同桌说的“南普陀泉水”，并非只是简单的比喻，它原是指青春里所有的相遇都似山河奔流。那些我们认为会失散在岁月洪流里的人，那些看似各奔东西的人生轨迹，实则终将在某片广阔的海域重逢汇聚。此刻，那只锈迹斑驳的老壶，正静静地立在儿子的书架上，它不再只是一只破旧的水壶，而是成为我和儿子，两个“少年”共享的第三条海岸线，一头连着我的青春岁月，一头连着儿子的年少时光，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温暖与力量。

自行车的慢时光

■ 骆文环

我初参加工作那时候，泉州市民的主要交通工具非自行车莫属。清晨的阳光洒在街道上，一辆辆自行车如同流动的音符，编织出一幅幅生动的城市画卷。除了小孩以外，几乎人人都有一部自行车，它不仅是代步工具，更是连接家与工作的情感纽带。

上下班高峰期，大街上的自行车浩浩荡荡，挨挨挤挤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那时的我们，骑车技术也是相当了得。在狭窄的街道上穿梭，既要躲避行人，又要防止与其他自行车发生刮擦。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，交织成一首欢快的城市交响曲。

而农民们骑车进城买泔水的场景，更是让人难以忘怀。他们在自行车的大后架上两边绑着两只大桶，盛满了泔水，上面还细心地放了菜叶以防溢出。尽管负担沉重，但他们骑起来却是左闪右避，飞快地在街道上穿行。那份勤劳与坚韧，成为那个时代泉州人精神的真实写照。

想起那些青涩的恋爱岁月，我的自行车成了我们爱情的甜蜜使者。每当周末或假期来临，我便骑着它，载着心爱的女友穿梭在乡间小道，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。那时的我们，笑声洒满一路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我们的幸福而变得更加明媚。自行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，它更像是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两颗年轻而炽热的心，让我们的爱情在每一次郊游中悄然升华。

随着爱情的结晶——儿子的到来，我的自行车又扮演起了新的角色。当儿子还年幼，上幼儿园时，我在自行车的三角钢叉上加装了一个藤编的小儿座椅。每天清晨，迎着朝阳，我载着儿子踏上前往幼儿园的路途。他的小手紧紧搂着我的腰，那份依赖与信任，让我心中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下班时分，我再次骑上自行车，迎接儿子的笑脸，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随着儿子逐渐长大，他开始坐在自行车后架上，我们一起穿梭在城市的喧嚣中，上下学的路上充满了欢声笑语。这辆自行车，见证了儿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，也承载了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与陪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摩托车开始占据街头巷尾，它们以更快的速度、更拉风的外形吸引了人们的目光。我也购置了一辆摩托车，体验着风驰电掣的快感。自行车似乎已成了过去式，静静地躺在角落里，蒙上了一层岁月的尘埃。

随着城市对摩托车的禁止行驶，电动车又成为新的宠儿。而我那辆曾经风光无限的摩托车，也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，我不禁开始怀念起那段与自行车共度的时光，那些简单却充满温情的日子。它不仅仅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，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是我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者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